

行走者

天山天池与沙漠公路

林基强

清晨八点，乌鲁木齐仍睡意朦胧。路灯睁着惺忪的眼睛，将昏黄的灯光透过胡杨婆娑的叶子洒在路面上，环卫工人忙碌的身影，将开启这座沉睡都市喧嚣的一天。

驶出城区，晨雾中的农田阡陌纵横，田中的禾苗舒展着慵懒的腰肢，染绿了广袤的原野，染绿了人们的眼睛，也染绿了尘封的记忆。随着滚滚的车轮，农田渐次消失，远处的羊群像游动的云团，在似锦的花草中徜徉。当笔直的公路昂头盘旋时，成片的冷杉和云杉映入眼帘，司机小徐提示道：“天池马上就到了。”

天池，古称“瑶池”，海拔近两千米，是博格达峰北麓的高山冰碛湖。传说这是西王母宴请周穆王的地方。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至昆仑山，与西王母相会于瑶池。西王母为穆王吟唱：“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这段古老的对话，透着淡淡的哀伤。唐代诗人李商隐用一首《瑶池》复盘了这则凄美的故事，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伫立池边，宝石般湛蓝的湖水清澈如洗，一碧万顷。高高的博格达峰一身素白，傲然雄立。雪山倒映湖中，蓝的清澈，白的莹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微风吹过，倒影微微晃动，像一幅被风吹皱的绸缎，波光粼粼。湖岸四围，云杉挺拔，山花烂漫——黄色的金莲花、紫色的龙胆花、白色的银莲花，繁星点点，铺满山

坡。这些景致，鬼斧神工，浑然天成，构成了一幅幅绝妙的风景画。

沿湖边栈道信步前行，脚下是松木铺成的小路，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湖水拍岸，浪花飞溅，哗哗的水声似万千水神喋喋的低语。蓦然，湖边一棵虬曲兀立的古榆映入眼帘，导游说：“这是天池的‘定海神针’。是西王母为镇慑水怪，防治水患，将自己的玉簪插在这里化成的。”这棵千年老树历经风霜，尽管枝干斑驳，依然枝繁叶茂，令人称奇。

午餐我们选择了天池畔的神池餐厅。拣了靠窗的位子坐下，窗外是天山余脉的雪顶。

我们点的大盘酸奶率先上桌。这酸奶厚如凝脂，上面撒着黑芝麻和碎核桃，入口酸甜绵密，凉意从舌尖直抵胃里，正好压下了一路的燥热。羊肉串紧跟着登场，红柳枝带着粗犷的野性，硕大的肉串带着炙烤出的油星滋滋作响。咬一口，外焦里嫩，孜然和辣子的香气瞬间在齿间炸开——这是新疆的脾性，热烈而直接。

正吃着，鼓声响起。伴随着手鼓与热瓦普奏响的欢快旋律，四对维吾尔族姑娘和小伙儿次第出场，姑娘旋转着艾德莱斯裙，碎步生香；小伙儿身体半蹲，依着鼓令踢踏腾跃，动作铿锵。几位食客放下筷子，起身加入舞蹈。

但行程所限，我们不能尽兴，只好带着遗憾踏上沙漠之旅。

车子沿 S21 沙漠公路北上。“这是我们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纵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去年才全线贯通，”司机小徐语气里满是自豪，“以前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要七八个小时，现在四个多小时就到了。”

驶入沙漠公路的那一刻，窗外的世界瞬间变了模样——没有了绿意盈盈，也没有了繁花似锦，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黄色沙海和眼前这条蜿蜒着通向无限远方的黑色公路。

沙丘连绵起伏，像凝固的海浪，在阳光下发着金色的光芒。偶尔可见几簇骆驼刺倔强地将自己枯瘦的枝干伸向天空，尽管焦渴却仍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生命的渴望和伟力。

在观景台停车。大家纷纷走入沙漠，感受大地的炙热和苍茫。我爬上最高的沙丘，脚下的沙子灌进鞋里，细腻而灼热，痒痒的。放眼眺望，天地间没有一丝人烟，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只鸟。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沙粒的摩擦声，像大地沉重的呼吸。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此时没有孤烟，也没有长河和落日，但那种天地辽阔、人如蝼蚁的苍茫感却浸满心间，让我深深震撼。

夕阳西下时，我们抵达了今天的栖息地——阿勒泰。这座北疆小城干净而宁静，额尔齐斯河从城边潺潺流过，河水来自阿尔泰山的融雪，冰凉刺骨。

晚餐大家点了清炖羊肉、风干肉、奶疙瘩酸和几样当地时蔬与野菜。酸奶疙瘩是哈萨克族名吃，酸中带甜，口感独特，据说一块可以支撑一天的体力消耗。

躺在酒店的床上，回想着一天的经历——上午还在雪山瑶池感受西王母的哀怨，下午就在沙漠公路体验大漠的苍凉。一天之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两种迥异的心境。这就是新疆，冰与火的交响，在这一天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诗歌港

凝望

时光

暑气把蝉声，
一粒粒焊进耳膜。
踱进厨房，无意间抬头——
纱网上，你敛翅静立，
像一粒前世的念珠，
轻轻落在今生的网。

我屏住呼吸。
怕一丝微颤，
就惊散这无约的相逢。
而你只是望着我，
不急，不惧。
像望着一棵曾栖过的老树，
目光轻轻递过来。

隔着经纬交织的薄纱，我们对望。
天地忽然收拢，只剩这方寸之间。

你在想什么？
想地下那些暗无天日的年岁，
如何一寸一寸，
燃成一季振翅高歌的绚烂？
想薄纱那边的烟火人间，
为何有人，
长着和你一样困倦的眼？

我又在想什么？
这半身烟火，满室烦闷，
竟不及你薄翼上，
那一抹青灰的从容？
我困于屋檐之内，
你困于纱网之外，
你想渡过来么，寻一眼荫凉安稳？
我想渡过去么，赴那片林风自由？
我们在彼此的眼眸里，
都把彼岸，认作了解脱。

可是鸣蝉啊，
你脱下的壳还悬在昨夜枝头，
我心中的牵挂还藏在
日常烟火里。
你在浓荫里餐风饮露，
我在尘路上披星戴月。
我们背着各自的天命赶路，
却在这片刻的凝望里，
把彼此的倒影，
看成了来世的自己。

蝉啊，你在纱外，我在纱内。
你有整片天空，却只择一树荫凉；
我据方寸屋檐，却总念千里风长。
原来纱从不分内外，
是凝望，在彼此眼里画下了边界。

也许想起这个午后，
会觉得那不是相逢——
是世间万物都在
各自的轨道上赶路时，
偶然交汇的一束光。
你借我的眼睛，看见人间烟火；
我借你的翅膀，触到山野清凉。

暑气何时退潮，我竟没有察觉。
你没有飞走，我也没有离开。
只记得静静的那一眼，
把我半生的焦灼，轻轻放下。
而这一刻无言的凝望，
足够清凉，此后许多年……

流年记

到海边去吹吹风

姜惠泉

天气热了，游人多了起来，关闭的商店、咖啡厅也开门营业了。海边的黑松林里，也多了些帐篷的身影——喝茶的、烧烤的，还有一些自驾游的达人，在悠闲地吹着黑管，让寂静的黑松林多了一些人间的温度。

今年的海边不同于以往，沙滩上赫然矗立起几排高大的棕榈树，让这片北方的海滩洋溢着椰岛风情。

我住的地方离海边的这片沙滩并不远，这里也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时常信步走到海边，站在柔软沙滩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浪一波一波，永不停息，冲刷着脚下的这片海滩。海浪声像是一首美妙动听的旋律，将世俗的喧嚣一同淹没。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看海鸥扇动着一双大翅膀，像个轻盈的舞者，在海面上上下下翻飞，一会儿翅膀碰着海面，一会儿又飞向云端。海鸥

是大海的精灵，以翅膀为笔，在蓝天碧海间书写自由的诗行。看着看着，就觉得人世间哪有什么必须握住不放的东西。人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而已。

眼前的沙滩，孩子们费力堆起的城堡，潮水一来便被抹得干干净净；刻在湿沙上的名字，浪花几次淘洗就没了踪影。就连不远处那些被遗弃的塑料小铲、断了线的风筝，昨日还被视若珍宝。我忽然想到，人世间的的事情，好像也是这般。

那些曾不可一世的人物——那些号称千古一帝，生前权倾天下，风光无限，可百年之后，陵寝古墓也不过成了后人游览凭吊的景致。再看当下世间，那些追名逐利、铤而走险的风云人物，昔日豪言壮语尚在耳畔，转眼便物是人非，落得一身落寞。正如唐伯虎在《桃花庵歌》中写道：“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倒是这些海鸥，不问来处，不念归途，朝起暮落，展翅翻飞便是一生。

穿行于岸边浓密的黑松林，阳光从树隙间漏下来，落在松针铺成的地毯上。风穿过林子时，带着松脂的香和海水的咸，发出低沉的呜咽，像大海在绵长地呼吸。走累了，坐在咖啡厅门前的躺椅上，点一杯浓香的咖啡，沐浴着温柔暖阳，任海风轻拂脸颊，任由心中思绪随风蔓延。

太阳西下，华灯初上，海边的路灯宛如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将烟台海滨装点得温婉动人。向北远眺，渔人码头金碧辉煌，宛若仙山楼阁，在幽深的海面之上格外夺目。夜色褪去了白日的浮躁，灯火为城市蒙上一层温柔滤镜，将世间最美的模样缓缓呈现。

涛声不息，海风携带着大海独有的气息扑面而来，吹散心底所有烦忧，只余下一身清静，满心安然。